

「那個……」

綠瞳裡映出青年坐在長沙發上，低頭吃著冰淇淋的模樣。

「……赫斯特？」

他不過是花幾分鐘去安置採買的物品，一回頭就發現對方怪怪的。

「你沒事——嗎！？」

「哎呀、手滑了。」

猶如兇器的金屬小湯匙從伊萊亞斯臉龐擦過，妥妥地扎進身後鋪了隔音綿的牆面上，他知道他的嚮導投擲技術很好，但在這時點展現出來似乎有些異常。

伊萊亞斯努力在記憶裡挖掘過往種種，嘗試找出能解釋現狀的經驗……

……

不行，他想不到。

別說是勃然大怒了，伊萊亞斯連赫斯特微笑以外的表情都很少見過，即使在向他抱怨不喜歡的人時也大多會掛著一抹淺笑，他無法想像有何等事情能讓赫斯特生氣。

況且和艾琳他們聚會時，赫斯特在離開前還說『很愉快』，伊萊亞斯不明白究竟這短短幾分鐘內到底發生什麼問題，他吞了吞口水，輕聲向青年問道：「你在生氣嗎？」

啪滋——

伊萊亞斯話音剛落，青年手裏的厚紙杯秒被掐成紙球，氣氛頓時降至冰點，他卻隱約能嗅到有什麼著火的氣味，一股尖銳酸澀的焦香。

眼前發生的種種讓哨兵摸不著頭緒，心中深層的、近似於生存本能的警鈴倒是陣陣作響，伊萊亞斯不明白赫斯特究竟為什麼反常，倒有種預感——沒處理好後果肯定很糟。

「我看上去像生氣的樣子嗎？」

他看見赫斯特那對漂亮的異色瞳充滿笑意，笑得滲人心慌。

「你應該很清楚的，伊萊。」

不，其實我一點也不清楚。

抵達嘴邊的話被咽了回去，哨兵本身不具備嚮導那種能把情緒具體化的感受力，但伊萊亞斯確信現在赫斯特周遭環繞著無形的火焰，就算是無心的一句話都有可能像汽油般讓事態轟地炸開。

他深吸一口氣，默默在赫斯特身旁坐下，伸手將這隻發無名火的小狐狸擁入懷裡，並做好對方隨時會伸爪往自己撓的心理準備。伊萊亞斯向來不懂赫斯特細膩的心思，但絕非不在乎對方的感受，只要對方願意說，他都願意傾聽並盡力回應。

難熬的沉默於兩人之間傳遞了數回，赫斯特眼眸半垂，一次次想著聚會中那些令他介意的詞彙，怒氣、挖苦以及醋意在口中反覆咀嚼，最後被粉飾成單個問句。

「……聚會時艾琳小姐說先前讓你喝血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當時赫斯特並未從哨兵們的波動裡捕捉到任何異常，可對一隻生性多疑的狐狸而言，『各取所需』這四個字說來輕巧，聽者倒已將其中的含義咀嚼再三。

真是可恥啊。真是糟糕啊。

簡直是無理取鬧啊。

將話問出口後，赫斯特顯得更加焦躁，揪住衣角的指尖因用力過度而發白，他無法克制心中滿溢的不安，亦無法接受鑽牛角尖的自己。

匡噹

那聲回音再度於耳邊響起。

伊萊亞斯總算掌握到了些許重點，但喝血本身有什麼問題呢？

因為艾琳是赫斯特不熟悉的人？

因為自己和異性有交流？

或者……或者……

貧乏的想像力讓伊萊亞斯很快放棄去揣測赫斯特不滿的緣由，眼下只得選擇據實以告。包括前些時日因為任務潛入塗鴉牆，為取信守門人進行了『必要程序』，也就是喝血，後續到對方家裡則是為了交付情報和處理傷口，哨兵一五一十複述著當天的事。

——！

刺痛代替句號，強制中斷伊萊亞斯的發言，哨兵沒能掌握那份痛楚究竟落在哪項感官上，難道他的嚮導剛剛迅速抽了他一掌？

伊萊亞斯腦中尚未組織好安撫的話語，刺痛便又再次襲上，那熟悉的尖銳感在戰場經常出現，是他家嚮導最拿手的精神攻擊。

故意的？氣急攻心？

……不可能。

赫斯特不會想傷害他，這點伊萊亞斯非常清楚，也深信不移。

對此唯一合理的解釋是，對方情緒已經積累到爆發的臨界值，與嚮導力量交互加成下化作傷人的怒火。

「唔、走開……！」

感覺到精神觸手不受控制的躁動，赫斯特伸手嘗試把男人推離自己，思緒紊亂使嚮導頭痛不已，他很清楚伊萊亞斯沒做錯事，也沒有對他說謊，心中糾結卻怎樣都理不開。

赫斯特明白直率和容易信任是伊萊亞斯的優點，這些卻在感性的解讀下變質，他再次嗅到圖景裡傳出猛烈的煙硝味。

他對哨兵們的友情懷有質疑？

倒也不是。

他只是希望自己能獨佔對方的好。

不使用屏障抵禦的話，任何雜訊對哨兵來說都像抽打知覺的鞭子般難以忍受，更何況赫斯特還是特化型的嚮導，在他面前卸除屏障就像輕裝衝入槍林彈雨之中同樣危險。但伊萊亞斯仍舊這麼做了。

比起直觀感受的疼痛，看見戀人處於低潮卻不知從何安慰才更令他難受。或許沒有屏障阻隔，他就能更貼近赫斯特的心思，進而了解。

「不走。」

「我不能放著你難受。」

哨兵無法梳理他人，卻能以自身的情感作錨使嚮導穩定神智，伊萊亞斯仍將赫斯特緊緊擁在懷裡，指尖輕輕替對方撥開被冷汗浸濕的瀏海，他全心念想著對赫斯特的愛意，以唇烙下一個個安撫性質的吻。

言詞，總能有千百種解釋。

但心意所向始終不會偏移。

「……！」

赫斯特眼眶忽然一熱，他在伊萊亞斯身上讀到很陌生的情緒。那是作為『嚮導』的他未曾從哨兵那處獲得的“渴求”、“依戀”。

嚮導的天性會接納哨兵，哨兵的天性會尋求嚮導，但……那是建立在互利共生的前提之上。

以嚮導的標準而言，赫斯特是容易使哨兵損壞的缺陷品，刻在血統中的危險信號遠蓋過哨嚮本能上的吸引，令哨兵們大多離他遠遠的。更不用說幾近狂化的狀態，會不顧安危留在身旁安慰的，也只有像伊萊亞斯這樣過於耿直的傢伙了。

「別怕，我在這陪你。」

伊萊亞斯輕吻赫斯特柔軟的臉頰，大手順勢將青年攬著躺下，就像平時兩人精神體的互動一樣，充滿了接納、親近、溺愛包容的情感。

哨兵能感覺到懷中的嚮導慢慢冷靜下來，刺痛感與焦香逐漸在空間裡散去。無需言詞、無需解釋，只要再次確認彼此的心意就已足夠。

---

「笨蛋伊萊，下次別再那樣了…….不要太信任我的自制力。」

「對你，我從來沒有任何的懷疑，畢竟赫斯特是我最重要的人。」

「少來，我才不會因為你說句好話就原諒你、哼。」

「那怎麼做才原諒我？」

「不告訴你。」

故作無畏來換取對方的動容，或者巧言令色的安撫，這些全都不在他的思考範圍中，伊萊亞斯僅是將心裏的想法如實呈現。對於懷中青年彥扭的撒嬌，他也只是以淺笑帶過，溺愛地摸摸對方的頭，而兩人起初衝突的原因早已拋諸腦後。